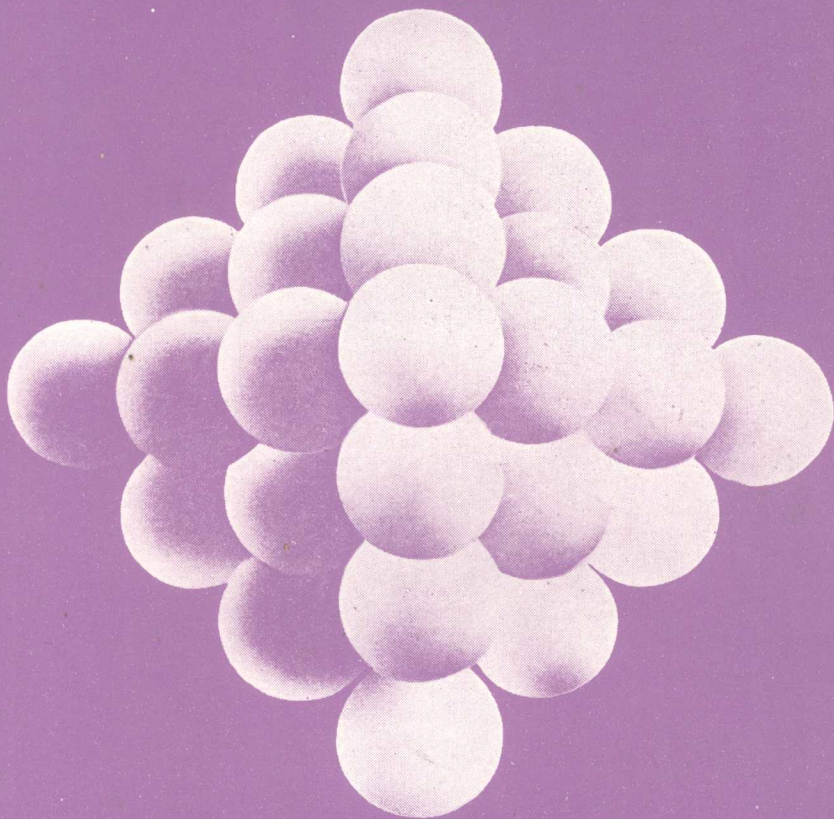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梅香陳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83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梅香陳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陳香梅自選集

中國新文學叢刊 8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陳香梅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雅江街26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11F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二〇元
平裝九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臺業字第〇一八五號



►陳納德將軍病中陳香梅女士陪他玩牌，談心，照顧得無微不至。



►陳香梅一家六姐妹平日散居各地，這幀照片，是三十六年以來第一次姐妹齊聚在一塊兒自左至右分別是：大姐靜宜、四妹香蘭、三妹香蓮、六妹香桃、陳香梅及五妹香竹。



◀作者於六十九年春與雷根合影。



◀六十九年五月陳香梅拜見孫院長後攝於院長會客室



他們是那兒來的時間？

但我並不自憐，我想人生

數十年，來也忍，去也忍。

總該做点有意義的事才

對。雖不為名，也不求利，但

於同胞家總要有个交代。

丈夫、太太目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第一輯 散文

陳納德將軍與我

天上人間

送春曲

萬朵煙花憶舊遊

婚事

二十年寒暑憶君深

第二輯 信札

華府萬花筒

七

三

五

四

四

六

一

第三輯 雜文

華盛頓之冬

五

伸出人道的手

一〇二

織手重繭

一二

第四輯 憶往

姐妹

二九

惆悵舊歡

一三〇

少壯能幾時

一四

車麟麟，馬蕭蕭

一五

八千里路雲和月

一五

第五輯 小說

春蠶

一七

丈夫、太太與情人

二〇三

旁邊有許多人在看熱鬧，有些人一時興起，臨時加入了陣容，好不快活。後來舞蹈的指揮者在臺上發現了我們，一定要我們參加，被陳將軍婉拒了。那人仍不罷休，他說：「你不參加，那麼請陳太太和我跳一回可好？」陳將軍說：「那你問我的太太吧。」我本來也是深好此道的，可是陳將軍不歡喜我和別人跳舞，我是知道的，因此我對那人說：「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們今天都很累，下次再請教吧。」

當時站在我們旁邊的是美國南方最大的廣播電臺的主人和太太，他底太太和我可稱莫逆，她見我如此回答後點頭稱善，並說：「你做得很好，要知道你和年齡較大的人結婚時，你要犧牲許多年輕人的享樂。不過你所得到的愛情比別人都多。」她這話真是經驗之談，因為她底丈夫年紀也比她大廿多歲，而在我看來，他們真是一對恩愛夫妻。

我和陳將軍議婚時，我底父母親曾表示反對，第一個理由是我們兩人的年齡相差太遠了，第二個理由才是因為陳將軍是外國人。說到這兩點，我想先把我底家世作個簡單的說明。

我底先人原籍福建，至曾祖父時即遷入粵之南海，祖父曉雲公是個秀才，但未與官府發生任何關係，却棄學從商，得有所獲，家居廣州，而祖父則因營業關係，往來於港粵之間。當時香港剛剛開始有電車，祖父就是電車公司的大股東之一，而當時有許多頭腦頑固的人都認為電車是一種怪物，不肯投資。祖父又與友人輩合營招商局，是中國輪船業的鼻祖，可惜在當時人的目光看

來，這一切都是古怪的玩意兒，不敢輕易嘗試。祖父爲了這兩項經營，煞費苦心。後來竟因此斷送了他底命，實在可惜。

祖母系出名門，是個書香之家的小姐，嬪曉雲公時才十有六歲，相夫教子，儼然大家風範，爲鄉里間所推崇。我還記得三四歲時，祖母即教我讀唐詩，第一首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第二首是：「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我到了五歲那年，唐詩中的五七言絕句都已能熟背，這可說是得諸祖母之賜。祖母生有三男一女，長即吾父，爲了是長子，因此別號嗣雲。二子號英才，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十五歲即獨自北上京都求仕，廿歲才過即任漢口鹽務局局長。生平熟讀萬卷書，古今著作，名人述論，以至坊間的流行說部，都被他飽覽無餘。我記得我於孩提之時就愛跑到他底書房裏翻書本，那時我只有六七歲。有一天，適值叔叔出去了，我一個人獨自走入他底書房，東張西望，不知道挑選那一本書才好。看見案頭放着水經注，和孫中山先生言論集，翻開來看，竟是莫名其妙；再看看有一個書架上竟放着許多說部，我把紅樓夢拿下來，先看第一回，不懂；再讀第二回也不懂；再讀到第十幾回，似乎有點意思了；在書房一坐，竟不知天色已晚。叔叔回來，看見我在看紅樓夢，大爲驚奇。他說：「這書你還不會看，明天我買些兒童讀物給你。」於是這以後，叔叔每星期日總帶我逛書攤，我看書的速率奇快，這可說是由小時習慣使然。到了八九歲時，兒童讀物我都

已讀遍了，而且它們漸漸引不起我的興趣，而那時我已偷偷地把紅樓夢一百二十回讀完，連黛玉的葬花詞也會背了，記得那時我只不過六歲多一點。後來我又開始看張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姻緣；十歲時又看西遊記，三國志，水滸傳……等書，和書本竟結了不解緣。記得那時父親因為我終日埋頭在書本裏，曾禁止我看課外讀物，然而這是不可能的，何況又有叔叔袒護着我，父親也無可奈何。其實父親自己也是一個愛看書的人。他在英倫留學歸來之後，曾做過北平英文日報的主筆，那時和現今的外交部葉部長公超共事，後來又在北大當教務長，並教英文於輔仁大學。那時父親只不過二十多歲，其後因種種關係又轉入外交部。自他入了外交部後，我們也跟着他跑了許多地方。

祖父少年得志、三十歲出頭在五羊城裏已紅得發紫，不幸的是後來他又做股票的買賣，起落之間，竟於數日之內宣告破產。祖父生平得意，怎堪此種打擊，因此竟萌死念。一個清晨，當祖母還在房裏梳洗，他就趁着無人注意的時候，自三層樓上墜樓自殺。父親那時只有十三歲，聽見聲音，想起來救援，已經太遲，祖父就這樣結束了他那短促的一生，死時只不過三十七歲。

祖父死後，祖母撫育遺孤，煞費苦心，一切值錢的東西和首飾，差不多典賣殆盡。她含辛茹苦，設法使子女飽受教育，因此後來我底父親得有機會留學英倫，取得博士學位，叔叔也留學美國，這些不能不歸功於祖母。

父親成家後祖母就搬來與我們同住，除了父親和我們到外國的時候，她仍同祖居居住外，大半時日都與我們盤桓。直至民國廿八年，抗戰初期，因為各方奔走，老人家受不了勞動，病逝香港，享年五十有七。

我的外祖父母是新派人物。外祖父於廿歲時就隨李鴻章出使歐美，外祖母是個美國華僑，嫁了外祖父後才第一次回中國，因此他們兩人可說都是飽受歐風美雨的新人物。母親和父親是在古巴結婚的，那時外祖父任中國駐古巴公使，母親出嫁，熱鬧了整個古巴京城，一時傳為美談。外祖父與祖父少年即相識，父母親的婚事是三四歲時即訂下來的，母親生長在外國，據說在歐洲求學時和一位英國貴族很好，遭外祖父母的反對，硬要她到古巴來和父親結婚。父母之命不可違，因此我父母親的婚姻可說仍是舊禮教下的婚姻。

他們兩人婚後再赴歐洲，後來又到美國，我的大姊就是在華盛頓出世的。大姊三歲時，父親携着返國，在北平做事，闔家卜居北平的東總布胡同。我是生於北平，長於北平，受教育於北平，這期間雖曾數度離開到外國去，然而，我童年時代，可說大半消磨在這古老的名城，直至抗戰前一年才南返到香港，我那時才開始學講粵語，並先後在香港的法國嬰堂書院，真光中學，及嶺南大學唸書，直至香港淪入日人之手才隨南大遷入內地。

我在前面說過，我的父母的婚姻是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因此這不能算是一樁完美的

婚姻。雖然，父親並沒有外遇，他們兩人也從來不吵架，可是在我童年的記憶中，他們並不怎樣快樂。母親因為曾受教育於歐美，又曾習畫於巴黎，習樂於意大利的威尼斯，她不但能說能讀英、法、德、俄，日及西班牙文，而且彈得一手好鋼琴，畫得一手好畫。母親的個性是好動的，是富於風趣的，而且帶有藝術家的氣息；父親呢，他因為少年失怙，又是長子，是在刻苦中長成的，與母親那富貴的家世恰成對比，所以父親的個性是沉靜的，是注重實際的，是不苟言笑的。他們兩人的個性既是如此水火不相投，因此在我看來母親的痛苦是很深的。我記得兒時和母親同睡一個房間，因此有時看見母親獨自一人坐在床邊落淚。母親最疼我，我看見母親哭，雖然有點莫名其妙，但幼小的心靈也感到一陣辛酸。抗戰初期，父親被派到墨西哥任領事，那時我們已是姊妹六人，母親因為不想耽擱我們的學業，沒有同去，因此父親獨自再度出國，我們和母親留在香港。

母親的身體本來不好，爲了家事操勞，更感不支，而且她底心境不愉快更是她底致命傷。民國廿七年她在香港因胃病入養和醫院療治，纏綿至廿八年，一直病着，羣醫束手，她入了病院就不再出來。廿八年一月十七日就與世長辭！那時她不過剛剛四十二歲，大姊未到成年，我還在中學唸書，最小的妹妹才五歲，父親遠在外國，竟沒有趕來奔喪，一切事情皆由姊姊和我料理，我從那時起就已開始學做人，並且在亂世，在動盪的時代做人，然而對於父親有一件事我始終不能

原諒——母親在彌留時竟不能得到一點最後的溫情！

母親如今已安靜地睡在香港的天主教墓園，我常想把她運返美國，因為她來自那兒，又曾在那兒度過她少女時代最快樂的時光，然而陳將軍却反對把她移動。他說：「她如今已安息了，我們不應去驚動她。」願母親「到死未消蘭氣息，他生宜護玉精神」吧。

母親去世一載，父親即在美國續絃，這影響我們的心理很大。那時我才十六歲，即要負起了姊姊兼母親的責任。同時因為母親的去世，使我心靈上受了重大的打擊，於是在各種複雜的環境與痛楚的悼念中，我成人了，而且因為父親之續娶，更使我養成了獨立的性格。

民國卅一年，我在昆明把幾個妹妹送上了飛越駝峯到加爾各答的飛機轉程赴美之後，我就一直過着離開家庭，獨自謀生的日子。因為我知道我這種性格是不能和繼母在一起的，而且我已完成學業，對於自己的獨立能力具有信心。

我之所以要在篇中敘述我底家世，乃是想使讀者們明白我底家庭背景，以及我在童年時代，少女時代所受的磨鍊，因為這些經歷對於我和陳將軍的婚姻都有直接的影響。我們兩人的「中美姻緣」之所以能持久，我們兩人之所以能享受家庭的幸福，就是因為我們的家庭背景，以及我們少年時代的遭遇都有點相似，大家能够互相了解，大家對人生都有相同的觀點。

我已說過，我底父親生長於舊家庭，到了大學時代才放洋留學，因此，父親是保有舊道德的

學者；而我母親呢，她完全是一個西洋派女子，飽受新思想的陶冶，但處於清末民初的新舊交替時代，竟然無法解脫，到底還是服從了舊禮教，和父親結婚。我當時年紀雖輕，但似乎對於母親的鬱悒已有所領悟，尤其是在母親死後，更爲她那短短的數十年惋惜，因此我想我一定要活得比母親更有意義，我一定要爲愛而去愛。許多戚友們都說我長得像母親，然而我知道我沒有母親那樣漂亮，不過我有許多性情和她相近，而我那爲生活而奮鬥的精神則可說是後來在社會上謀生時，從經驗中得來的。

陳將軍是名門之後，母親是美國南北戰爭時代南方名將李將軍的姪女，父親是個南方的農戶，至陳將軍長大時，家道已漸次中落。陳將軍入大學時，學費是外祖父供給的，因此他未出社會謀生已先嚐到人間的辛酸滋味。同時在當時美國南方的家庭是比北方守舊的，他們那種敬老慈幼的人情，似乎與我們中國有許多相像的地方。陳將軍生長在一個南方的守舊的家庭裏，他的母親也短命早死，少年失恃，對於一個人的日後發展和思想，都有莫大的影響。我們兩人常常在不覺之間談及各人自己的母親，都追懷不已，這種心情只有身歷者才能互相了解。

陳將軍有弟，住在南方的狄薩斯州，現在美國有名的西方聯合公司做事，我們曾去探訪他，住在他的家裏。有一天閒談之間，他的太太對我說：「哥哥與你結婚真是再適合不過了，多年來，我們一直擔心他底健康，他實在需要一個能够了解他，全心全力愛他的人，這一切我們都在